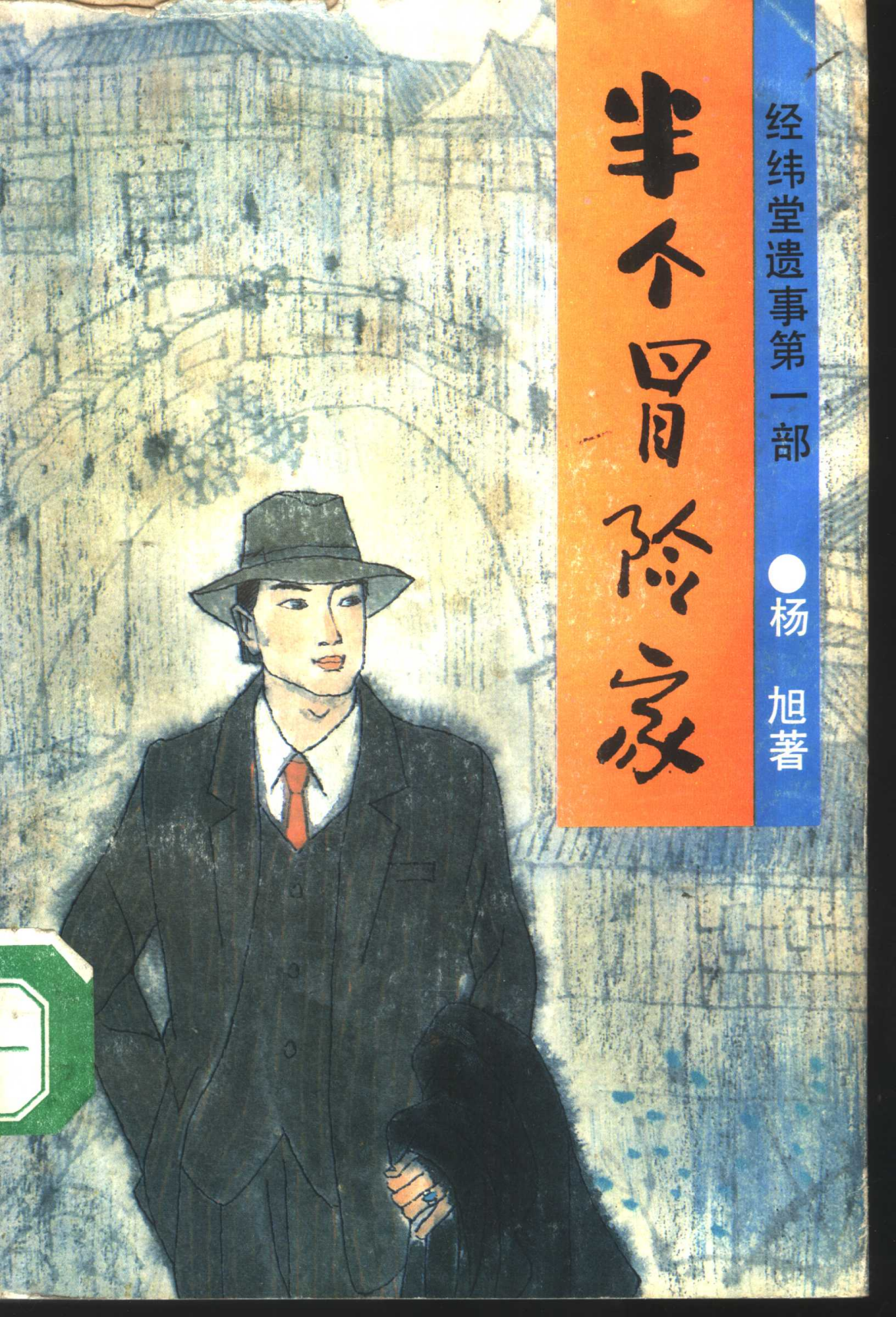


经纬堂遗事第一部

●杨旭著

半个冒险家



〔湘〕新登字002号

半 个 冒 险 家

杨 旭 著

责任编辑：肖汉初

*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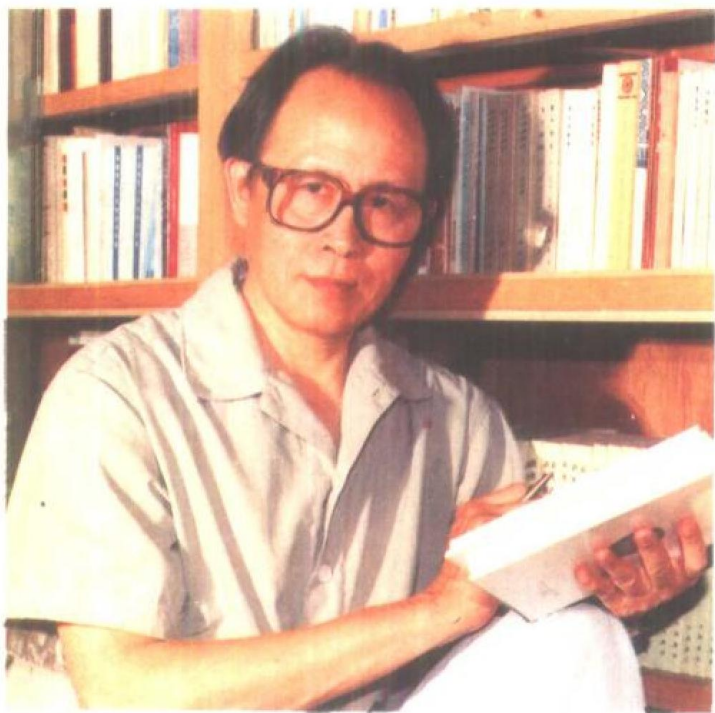
1992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.25 插页：3

字数：267,000 印数：1——6,000

ISBN 7—5404—0852—9

I·671 定价：4.00 元



杨旭

杨旭，江苏无锡人，59岁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作协江苏分会书记处常务书记。五十年代开始写作，著有小说集《非正式谈判》，报告文学集《检察官汤铁头》、《田野上的风》、《流星》等，内容刻意求真，文字尖锐泼辣，曾多次获奖。近年，更以严肃的态度审视历史，直面人生，开始创作长篇小说《“经纬堂”遗事》（由《半个冒险家》和《一对败家子》两部组成）。

施嘉珏

翩翩

佳公子

移舟斜阳里

湖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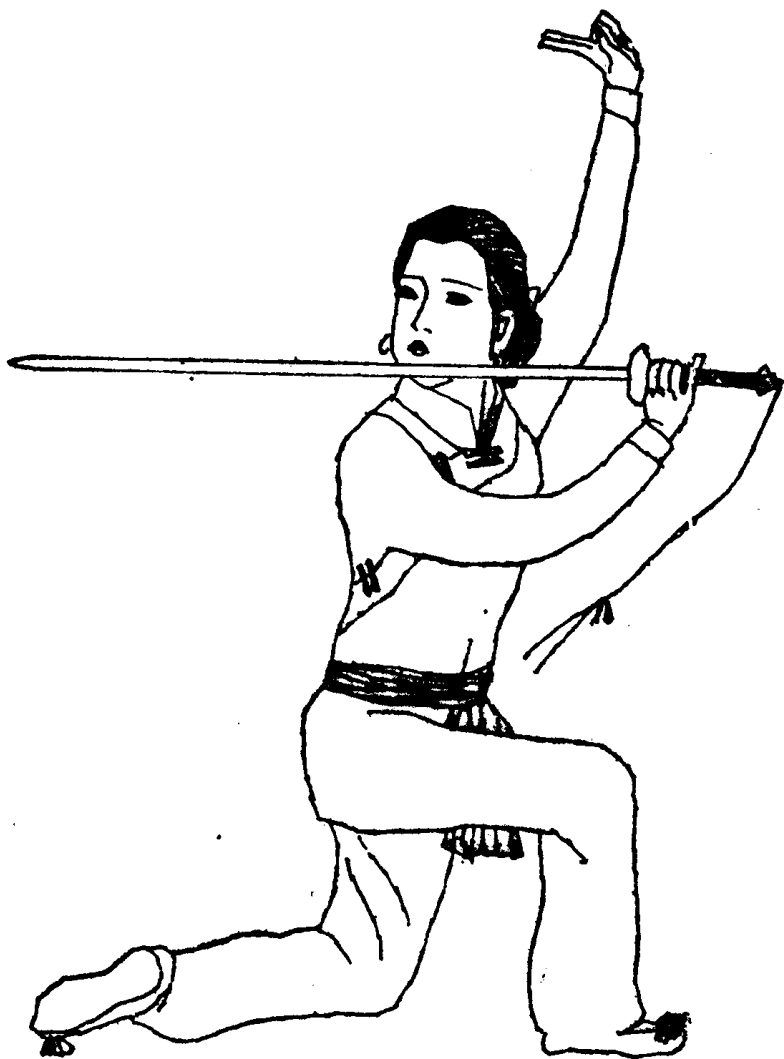
心如水

静远

仙已初

。





夏中

夫其子
中其心
人始其
實為其
始於世
上中响
別

丙子
四月
丙子
丙子
丙子
丙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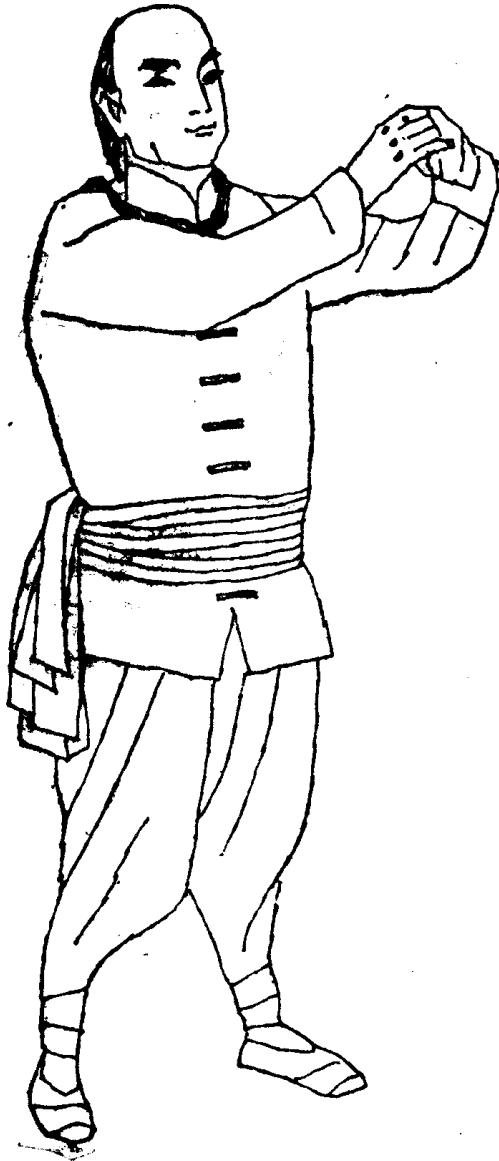
朱和甲

勿使... 和甲何許人？
知錫城中苦坊甲的
石尖——又集又破之
物也！



冯无胆

夏末人知我知阿生月里双全恩降，夫人前吩咐，无胆肝肠落地
 在沙石前！
 会事个冒冷家，请修之的



内容提要

清末民初，风流公子施嘉珉偶然获悉正在勘测中的沪宁铁路走向，迅速抓住机遇，策划了一项巨大的冒险事业。事泄，当地名绅巨族、富商大贾、三教九流以至小民脚伏，像一群逼疯了的饿狼，向他猛扑过来……联袂诉讼，聚众械斗，帷幄奇谋，义士走险。官场、商场、文场、武场各色人物纷纷墨登场，展现了生动的社会众生相。小说从一个独特的文化视角，透析了古运河畔现代工商业起步时的艰难与困惑。作品纵横捭阖，汪洋恣肆，思想和艺术均达到了高品位。作家塑造的冯无胆和朱礼甲两个典型形象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第一章

1

光绪三十四年(1908)，交过春分，江南已是莺飞草长时节。

俗话说：春二三月乱穿衣。这一天，施嘉珉已换上了春装，宝蓝宁绸夹袍，玫瑰紫贡缎琵琶襟坎肩——这是由京城里年轻的军机章京们穿开来的时髦服饰，在应酬场中很出风头。施嘉珉年方二十七岁，生得脸庞俊秀，美目含情，配上这一套雅中透艳的服装，翩翩佳公子的风姿就越发飘逸了。

临时雇来的两乘轿子已在赵家祠堂院里等候，老管家李福臣来催他起身了。

施嘉珉朝管事看了一眼，突然说：“福臣，你是有七品候补州判身份的，穿上补服吧！”

“六爷不要取笑。”

“我是真话，在程府上下方便一些。”

老管家是个既忠厚又世故的人，怎么肯在没有功名的小主人面前违官服？在他看来，施嘉珉的这个建议简直是恶作剧。

他只穿了一件半新旧的青竹布薄棉袍，连应酬场中已成习惯的马褂坎肩也没有穿。

施嘉珉见他不愿意更衣，也就随他了。

“此次拜访，拖延到今日才去，福臣，你晓得为了什么吗？”

“六爷有难处。”李福臣对小主人的心情是很能体谅的。

“是呵！很为难。”他们要去拜访的，是一位在当地举足轻重的大人物——退思堂主人程木翰。“你知道，我生性懒散，向来不愿与官场人物打交道，即使父亲的至亲好友，也很少来往。程木翰却不同，对这位为官清正又学问颇深的前辈，我心里是有几分敬意的。目前，我必须依靠他的支持，却又不能以实情相告。这就难了……算啦，上轿吧！”

施嘉珉从上海来无锡，已在惠山寺旁的赵家祠堂寄居一个月了。表面上，他流连于山水之间，寄情于园林古刹，实际却在策划一桩冒险事业。他把这件冒险活动戏称为“运河攻略”，因为计划是围绕着大运河展开的，“攻略”一词则是施嘉珉从日本学到的军事术语。“运河攻略”一旦付之实施，会把一个古老而富有生气的无锡城搅个天翻地覆！结交程木翰是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节，远在贵州巡抚任上的老爹还派人送来了一封引荐信，内容虽只是“望年兄多多关照，并严加管教”之类的泛泛之辞，但凭着这块敲门砖，会在程府得到亲切的接待，是可以肯定的。

程木翰的府邸在无锡城内东南角，著名的东林书院的西侧。两乘轿子在一垛白色大照墙前停住了，因为不是官府大轿，是不能直达轿厅的。李福臣去门上通禀了，施嘉珉在照墙下站着，把程府门外观察了一番。照墙斑驳，门楼也已陈旧，有一种颓败景象，可见程府并不富有，老头儿的晚年有点儿凄凉呢。

只有正门两侧的一副楹联却很醒目：

甲酉解元乙未探花梁溪山水鍾韵士

三十翰院四十兰台京华林池忌黄鹤

落款是“合肥施裕同”。施嘉珉读后，开心地笑了。他想，老爹为朋友歌功颂德，全摆进去了，真是滴水不漏。“京华林池忌黄鹤”！一向不得罪人的老爹竟发了一点牢骚感慨，倒也难得，对程木翰的晚年可算是辛酸中的些许慰藉。老爹也真是，何用从千里之外带什么亲笔信呢？论施、程两家的世谊，这楹联就是很好的证明嘛！

2

程木翰在十年前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很有权威的三品高官。道德文章闻名海内，更以刚直不阿饮誉朝野。“三十翰院，四十兰台”，程木翰在翰林院修撰任上，曾上书弹劾“漕运积弊”，此案闹得很大，曾一度轰动朝野。本来翰林院的官员是没有弹劾权的，程木翰此举属于狗咬耗子——多管闲事。谁知歪打正着。江南漕粮是北京统治者的命根，有清一代经过京杭大运河北上的漕米每年有四百万石，其中来自江南从江苏过境的就有三百万石。清廷对漕运极为关注，沿途设置了专门机构，最高官员为漕运总督，开府江苏淮安，是二品大员。沿运河七省分别设有粮道，重要城市还置有巡河御史。为了维持漕运，清政府每年用于治河治运的专用经费就要五六百万两帑银，这样庞大的开支，到了晚清，民穷财尽，外债累累，已很难维持了。而

且漕运积弊日甚一日，各级官吏贪污成风，漕衙成了流油的肥缺，这已是公开的秘密。衙门日益澎涨，官员日益增多，以至“逾制滥额，糜费惊人”。四千里长的河道上，层层设卡，办事费、投文费、过堂费、过坝费、放水费、交仓费、验收费以及卫官兵丁的押运费……陋规杂税多得不可计数。朝廷拨出了巨额经费，都被层层中饱了，以至“河工益坏，运道益阻”，每年数百万石漕米无法按期如数进仓。这不是要了满清统治者的命吗？沿河的种种勒索盘剥，都要出自州县，于是各地方都巧立名目向农民征收漕粮附加费，每石糙米竟收到七八斗，最终都落在老百姓头上，弄得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对此，清廷也早有所闻，程木翰痛陈漕运积弊的奏摺，对清政府可谓正中下怀，于是发表程木翰为钦差大臣领都察院监察御史衔，负责查勘“漕运积弊”案。

让一个做文字工作的从六品修撰去查办“河运积弊”这种老大难案子，原来是军机处的一点小花招。你程木翰不是又造舆论又上奏摺挺起劲吗？那就由你办去，碰几下钉子，也就老实了。然而，程木翰却是认认真真的把案子办下来了，奉旨出朝，地动山摇，他不畏权势，也不贪钱财，一年多时间里竟扳倒了一位总督，砍了三个粮道，罢了两名巡漕御史。长期治不了的“漕运积弊”案竟由一位翰林修撰办得有板有眼，有声有色，从此程木翰“铁面御史”的名声传开了，在官途上也青云直上，几年内就升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，成了兰台副长官。

但是，程木翰的晚年却是凄凉的。他没有子息。在朝为官，他死守着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的教条，得罪的人也太多。好在他颇得帝后信任，脑后除一根大辫子也没多少小辫，仇人们一时奈何不了他。后来发生了戊戌事变，有人揭发程木翰是“康

党”，还有从康有为处查抄到的程木翰亲笔书信为凭，慈禧太后闻报大怒，下令严办。其实，程木翰与戊戌事件并无瓜葛。在政见上，他是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“自强求富”新政的支持者，对热热闹闹的维新运动只作壁上观。他与康南海的联系，仅限于学问上的研讨；即使在学术见解上，程木翰对康南海的“博爱哲学”也并不完全同意，他真正赞成的是由顾炎武首倡的“经世致用”的哲学思想。可是，人到了大理院，还说得清吗？总之你是康党的朋友，朋友就是同党，所以才称作“朋党”！部议抄没处死，廷议有了松动，但仍要发配边陲——到新疆去做一辈子流放犯。在这危急关头，多亏得施裕同等几位老同事四处奔走，一直通到了李鸿章那里，才算有了转机。碰巧那时程木翰的老母病逝——据说是又急又气而死——太后念其为官清正，与康党的瓜葛，属于“事出有因，查无实据”，就准他以丁忧告假三年，回原籍无锡守孝，从此也就不复任用了。

施裕同所书楹联中说“京华林池忌黄鹤”，指的就是此事。罪属“莫须有”，但北京城里酒池肉林、污泥浊水之中，怎容得你鹤立鸡群呢？回籍守孝，既未治罪又未撤职，“天下事了而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”，这结局就算不错啦！

3

施嘉珉由程府下人领路，穿过第一重天井，进入东侧备弄，绕过大厅，折向东进了一个月洞，就是程木翰起居读书的地方“观梅读画轩”了。小院里，东南角有一树老梅，花已落尽，豆粒似的青青子苓，由几丛翠竹掩护着。

程木翰已颤巍巍步下台阶，口中喊道：“嘉珉何在？嘉珉何

在?……”

施嘉珉趋前一步，拱手说：“小侄施嘉珉给叔父大人请安！”正欲下跪叩头，被程木翰一把拉住了。“你是……肥子？”施嘉珉笑着说：“老叔记性真好。可是，我早已不肥了。”“是呵，不肥了。”老人端详着面前这位一表人材的小辈，高兴地说：“不肥好呵！胖娃娃惹人喜爱，长大后脑满肠肥，就令人生厌啦！”

在入室、让坐、上茶的过程中，施嘉珉对“观梅读画轩”作了一番浏览。三间朝南的精舍，西屋是卧室，东屋是书房，当中一间面积稍大，是会客奕棋的所在。陈设简朴素雅，正面是一幅王冕的墨梅，两旁对联是程木翰的手书：做数件可传之事销磨岁月，会几个有识之人论说古今。两侧各有一条幅，东面是倪云林的太湖山水，构图平远，意境清淡；西面是高攀龙写的一首诗：

春雨蠲肥菰米饭，秋风鲈美菊花杯；
蒹葭白露伊人在，恁问江天也快哉！

这是高氏七律《水居》的后四句，是可以当作一首七绝读的。当年东林领袖之一的高攀龙，曾做过左都御史，因反对魏忠贤而被革职，结庐于无锡西南五里湖畔。程木翰归里后，把府邸建在东林书院旁边，是有以当代高子自许之意的，抄录这首诗也是自明心迹。

“你父亲可好？”程木翰问。

“托老叔的福，父亲很健朗。”其实，施嘉珉还是日本回国时在湖南见过老爹，那次的会面很不愉快，以后的三年就再没见过父亲。

“你娘还在上海?”

“母亲有半年在老爷任上侍候，另外半年是住在上海雨园的。”

“是呵，你娘喜欢自由自在，安徽‘经纬堂’的日子她是过不了的。”

这时，李福臣上前打个千，说：“小人李福臣给程老爷请安！”虽然李福臣是个七品官，但他行的是主仆礼。

“福臣……”程木翰想了一下，忽然高兴起来，笑着说：“哈哈！你就是大阿福？”

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，当时李福臣还不满二十岁，是施裕同的小厮。他长得白白胖胖，肥头大耳，笑起来嘴角向两侧伸张，满脸都是欢喜。无锡人程木翰一见李福臣，就想起了惠山泥人大阿福。无锡惠山是江南名胜之地，上千年历史孕育了一种民间艺术——惠山泥人。大阿福是惠山泥人的杰出代表，它笑盈盈，喜滋滋，胖笃笃，十分逗人喜爱。以后就“大阿福”“大阿福”地叫开了。

“你看你看，三十年岁月，大阿福都半头白发了！”程木翰感慨地说。接着又问：“福臣，你怎么不在老爷身边当差哪？”

李福臣说：“老爷吩咐，叫我侍候六少爷。”

“噢——！”程木翰想，把心腹管事派给小儿子，可见这浪荡公子是多么受宠！但他嘴里却说：“我可以想象得出，你老爷一定会对你说：‘福臣，你要替我管着肥子，不可让他由着性子，随意胡来！’”

程木翰学施裕同的合肥官话，还挺像，连他自己也朗朗大笑了。施嘉珉笑得有点羞赧，李福臣恭敬肃立，不敢放肆。

程木翰是个又高又瘦的老头，背微驼，突出的下巴上有一

撮稀疏的银须，两道眉毛又浓又厚而且出奇地长。程木翰另一个独特之处，是讲话不用慢悠悠的官腔，他很健谈，而且说得很快，光听他讲话是会忘却他已是古稀老人的。施嘉珉对这位老叔产生了好感，他认为程木翰比自己的父亲随和可亲。老人那浓眉银须，又使施嘉珉感受到一种高雅华贵的气度，因而又增添了几分敬意。

程木翰呷了一口清茶，那茶是刚上市的洞庭碧螺春，产于太湖洞庭山，色泽浅黄含绿，上口微涩，却清香馥郁。老头儿今天兴致极好，话也就多了。

“你娘好吗？还那么年轻？”

“母亲倒是不见老。”

“想当年，夏雨在京城里可是多才多艺的绝代佳人呀！她的身段、扮相、唱腔，更难得的是一身武功，梨园子弟都比不上哩！其实，我也只看到过一次演出，是在天津，你一周岁的生日。你娘唱的是《盗仙草》，一出武功戏。贝勒爷刚从云南赦免回京，特地赶来天津，自愿屈尊唱配角，扮白鹤童子。嘿！你知道那天晚上主宾是哪一位？是李中堂呀！”程木翰说到高兴处，却忽然停住了。他在回想着，“对啦，你晓得吗，肥子这小名是谁给起的？”

施嘉珉知道，那天李鸿章并没有出席施裕同为小儿子举办的生辰宴——大概是因为礼制方面的原因吧？但晚上却兴致勃勃地来看戏了。当夏雨把襁褓中的儿子抱到李鸿章面前时，李鸿章高兴地说：“哈！一个小肥子！”这件事在夏雨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，就是施裕同提起时也面有得意之色哩。

“你父亲的信上说，你有在无锡久居之意。我年事已高，膝下无子，贤侄定居无锡，正可快慰暮年。但不知你今后有什么

打算？”

在习惯上，定居就包涵了两个内容：安家与立业。施嘉珉说，他已在学前街上购下了一座废园，稍事修葺，就可以住下来了。至于他今后的立业计划，却正是施嘉珉迟迟未到程府拜访的主要原因。既必须得到程木翰的庇护和支持，却又不能向他和盘托出，详细说明。因此他支吾说：要结交一些朋友，购置一点产业，也要做几件有益地方的善事。果然，程木翰对这说明不满意了，他沉吟片刻，才和蔼地劝导说：

“我知道，贤侄无意于仕途。政风糜烂，不做官也罢。从工、经商、务农，都不失为立身富国之本，在无锡这地方是可以有作为的。你是个世家子弟，当然也不能忘了读书做学问。不能蹉跎年华，纨绔之风万万沾不得呀！”

施嘉珉最不愿意听这种教诲，他额头已经冒汗了，但嘴上却唯唯说：“老叔的教训很是。我是要做一点事业的。至于说到做学问，母亲叫我来无锡，正是要向老叔讨教的。”

“这就好。”程木翰点点头说，“你曾在‘经纬堂’读过几年书，以后上了洋学堂，但国学还是有根基的。你想做哪门学问呢？”

这是在考试啦！要说施嘉珉对什么感兴趣，那首推诗词和昆乱，这属于“纨绔之风”，当然是说不得的。那就只好信口胡诌了。

“小侄素来荒于学业，从未系统地研读经、理之学。书是读过一些，但‘好读书而不求甚解’，没有下过功夫。一得之见，偶而是有的。我在数年前读过老叔的《退思录》，很赞成您对程朱理学的批点。中国古代，本来只有经学，并没有理学。宋明以来的理学，究其实，与禅学相距无多，理学大盛，于民无微益，于国有大罪！”